

季漢書



李
本
寧
著



季漢書卷三十九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

藍渠齋
嘉奎

全校

漢魏臣劉馥司馬朗梁習王思張旣溫恢賈逵楊沛列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遭亂居揚州建安初曹操稱兵
遷帝都許馥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操操悅
之辟爲掾尋表爲揚州刺史是時吳以李述爲廬江太守
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謀自據廬江梅乾雷縉陳蘭等聚
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發破而操方北禦袁紹故任以東
南之事焉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間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
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漸乃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

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又高爲
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
戰守備十三年卒孫權督數萬軍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
天久雨城將崩乃以苦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敵所作
而爲備權退士民益追思之以爲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及
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不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
江太守令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
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
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
長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
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母喪去官

起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蔚南北三更種稻百姓便之時以爲馥之遺風操自假名匡輔據有中原而州郡不能敵者朝廷諸臣悉已依附其自託腹心進策謀者良多而宣力一方保安封疆如馥者固大有人焉芳嘉平六年靖卒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子熙嗣熙弟宏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防子懿之兄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

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
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
虢溫與野王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
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
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
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防爲治
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
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
大相負朗因答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
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
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

座流亡藏竄雖四開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
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
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朗知卓必亡恐
見留卽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旣歸以河內戰爭之地
難以自安與同縣趙咨將家屬詣黎陽數年還家時歲大
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
二曹操爲司空辟爲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
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
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
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
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東征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

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勦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入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攻吳至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曹叡襲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遺卒望子洪嗣朗初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曹操稱司空辟召爲
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
爲屬尋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
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
害更相扇動往往綦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
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
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
前後送鄰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
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額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
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
於世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也操嘉

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真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
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
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署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
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
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
怨聽之又恐爲所略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
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
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
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
責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
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

軍還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
水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
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
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
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
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操聞昔叛恐其爲亂於
北邊會聞已殺之乃大喜曹丕稱帝復置并州以習爲刺
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叡太和二年
徵拜大司農四年卒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
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
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

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云

王思者濟陰人與薛悌郤嘉俱從徵起官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而不稱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思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芳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噭然不知所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悔意其刻薄類如此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覬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芳嘉平中爲宏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又多疑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自日常自於牆壁間闢門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

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邪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宏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聞之亦不自改後安東將軍司馬昭西征經宏農宏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罷爲五官中郎將而習在州二十餘年專方面之任保全境土而居處貧窮絕饋遺無珍物時人以此知其優劣同時居州郡者賈逵最有名稱張既溫恢亦能吏焉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有容儀少

小工書疏自惟門寒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
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
行曹操辟之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操攻
袁尚於黎陽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
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禦操旣承司隸校尉鍾
繇指說將軍馬騰騰信之遣子超將萬餘人與繇會擊幹
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未幾幹復據并州河內
張晟衆萬餘人屯崤澗間河東衛固宏農張炎各起兵應
之操拜旣議郎參繇軍事使西誘說馬騰等引兵會擊晟
等破之斬炎固首幹奔荊州封旣武始亭侯操將攻荊州
而騰以勁兵據關中操恐其爲後患復遣旣誘騰令釋兵

歸許騰許之旣慮騰悟而中變乃移諸縣促儲廩二千石
郊迎騰卽發東爲衛尉已而操破超殺騰關右定以旣爲
京兆尹操稱魏國拜旣尚書尋出爲雍州刺史操謂旣曰
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
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旣說操拔漢中民數萬戶實長
安及三輔與夏侯淵討宋建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操徙
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擾擾不安旣假三郡
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作水碓民心遂安昭烈北規漢
中操敗將引還恐昭烈取武都氏以逼關中旣曰可勸使
北出就穀以避敵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
之操從其策乃自至漢中引出諸軍令旣之武都徙氐五

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初既爲兒童時郡功曹游殷異之引旣過家先歸勑家具設賓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旣論伯王之畧饗訖以子楚託之楚字仲允爲蒲阪令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守操以問旣旣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徵太和中丞相亮出隴右討徵魏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